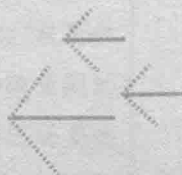


第一章

厉兵秣马，金融大潮来袭



周逸群为了妻女，为了家庭，毅然放弃留英的机会，离开奋斗了十年的英国。虽然略有遗憾，但是一想到温柔的妻子，可爱的女儿，他觉得一切都值得！然而，机场的无人接机，家里的无人理会，让周逸群不仅失落万分，更是惊觉自己十年的婚姻如同海市蜃楼，如同细软流沙，够不着又抓不住……曾经山盟海誓的爱人，却因一个出国名额争吵不休，直至最后结束这场看似美满实则荒唐的婚姻。

婚姻是一座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

——钱钟书《围城》



时代背景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下手段多样的宏观调控阶段。

这一阶段，我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开始迅速提高，经济总量不断扩大，微观经济主体的活跃程度也在提高，我国已开始告别短缺经济时代。但同时，在有效供给不足的大背景下，经济过热也导致通货膨胀的风险积累。

此时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逐步建立过程中，运用行政、经济和法律并重的手段来治理通货膨胀。政府开始注重运用经济和法律等间接手段来管理经济活动，注重不同政策间的配合使用，并注意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但同时却又缺乏必要的应变性、灵活性，在亚洲金融危机这样重大的外部意外事件冲击面前，就显得无所适从。

归途

巨大的轰鸣声响彻天穹，像是在澄蓝的明镜上划开了一道锋利的刀口，白色的尾巴被甩在几万公里以外的云端，成为连接两个世界的桥梁。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长途飞行，飞机终于在大陆的这头叫嚣着降落在宽阔的机场上，缓慢地停住了。

周逸群西装革履的随着人群走下了舷梯，一股闷热的故土气息扑面而来，围绕住周逸群按耐不住期待和喜悦的内心。

六月份的北京已经渐渐显露出酷暑来临之前的预热，正午娇纵的艳阳更是灼热难挡。习惯了伦敦一年到头温暖湿润的气候的周逸群刚感受到北

京太阳的炙烤，衬衫下面的肌肤就已经汗水涔涔。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中国正处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期，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此时的中国更像是一个尚且稚嫩却具有极大潜力的孩子，资源配置也正趋于合理化，经济体制变革也有了明确的目标和理论基础，经济正在高速发展。自改革开放实施以来，彻底打开了国门，走进了全球化经济的浪潮里，世界各国对中国庞大的市场、丰富的物质资源可谓觊觎已久，一场金融风暴正在默默酝酿，一触即发。中国经济抛出了橄榄枝，全世界发达国家的资本便如同猛虎争食一般蜂拥而至。

金融行业在当时的中国可谓是炙手可热的新兴行业，国内的发展前景十分广阔，人们常用“经济金融化”和“金融全球化”来形容金融业的发展。银行业务多样化、金融服务市场化、金融服务网络化、全能化等，这对我国的金融业来说，无疑是一个发展机遇。各大金融企业、银行可谓是求贤若渴。周逸群于 1978 年考入滨海大学国际金融专业，毕业后，被英国 W 银行看中，招为实习生。一年后，周逸群被该银行正式录用，任外汇交易员。在此期间，他工作表现出色，业绩优异。并攻读了伦敦商学院金融硕士学位，拥有长达十年的工作经验。

周逸群满怀着壮志和憧憬来到了伦敦这个繁华的大都市，他十分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迫不及待的能够一展身手。

伦敦在 20 世纪时是世界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是闻名世界的伦敦金融城（The City of London），成为拥有国际间最集中的资金和金融人才的资源地之一。

方圆一平方英里的伦敦金融城如同一个巨大的中心磁场，以其优越的经济环境吸引着众多金融人士纷纷赴此大展拳脚，他们都想要凭借努力在金融城获得一定的地位和声望。

在九十年代的中国，金融行业可谓是炙手可热的新兴行业，发展前景十分广阔，国内对此类人才求之若渴。

自居国内的年迈的父亲几次传来书信，希望他不要贪恋国外的灯红酒绿，有朝一日能够回国效力。他也明白，叶落归根，国外的繁华终究不是

他的归宿，他的身心全部都居于生育他、培养他的祖国。在那个辽阔热闹的国度里，生活着他最爱的妻子女儿、慈祥正直的父亲，他们都在等待他回家。

1992年，邓小平南巡，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周逸群远在万里之外的伦敦读到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报纸后，内心涌起一股想要马上回国的冲动。这些年来，他一直特别留意和关注改革开放的政策导向。

经过十年的艰苦磨练，周逸群如同一个坚强刚毅的士兵，在辽阔的异域沙场练就了一身精炼的武艺，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到金融人才奇缺的祖国，利用自身多年的实操经验和扎实的专业功底，投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大展宏图，报效祖国！

于是，他下定决心辞职离开了W银行，告别伦敦，踏上了回国的旅程。

一想到结束了十年的异国生活，能够拥抱祖国，回归家庭，见到心心念念的妻子和女儿，他便加快步伐急匆匆地赶往了机场出口大厅。

冷 遇

依照广播的提示，他寻找到托运行李的转盘，取出了自己的行李。四顾人来人往的大厅，有满目琳琅的便利店，显示中文通知的LED灯不断循环，还有很多倍感亲切的亚洲面孔，这些久违的感动使周逸群恍若隔世，仿佛游离失所多年之后突然找到了熟悉的家园。

镇定一番心绪后，他迫不及待地找到电话亭，拨通了家里的电话。周围往来的人群无不说着亲切的乡音。逸群本以为可以第一时间见到妻子和女儿，然而，持续单调的“嘟嘟”声逐渐冷却了他对回家热烈的渴望。

无人接机，他百爪挠心。也难怪，石兰正在上班，女儿要去幼儿园。

又不是第一次回国了，想了想，他就像绅士一般淡然地坐上出租车独自离开了机场。

回到家收拾好行李物品后，石兰带着女儿悠悠回来了。

“爸爸，你回来了！”悠悠一推开门就发现了他，踉跄地跑着一头钻进了周逸群的怀抱。

周逸群一边用胡茬轻轻揉搓着小悠悠的脖子，一边开心地笑着：“爸爸不在的这段时间，悠悠乖不乖？”

“悠悠乖。”

“那悠悠想爸爸没？”

“想！”女儿眨着天真的大眼睛不假思索地说。

“来，看看爸爸给你带了什么好吃的。”周逸群拿起一盒包装精美的金色瑞士三角巧克力递给悠悠。

悠悠看不懂英语，用稚嫩的小手摆弄着盒子：“这是什么？”

“这是巧克力，”一旁从未开口的石兰说，“悠悠有蛀牙，不能吃巧克力。”不知是对谁说话，她一把将巧克力从小悠悠的怀里抢过来放在了桌子上。

“走，悠悠，我先给你洗头。”石兰自顾自地带着悠悠走进了洗手间。

周逸群刚打算和久别的女儿玩耍一会儿，却受到了妻子的冷遇，一时间竟有些不解，愣在原地不知所措，他呆呆地躺在沙发上望着头顶洁白的天花板，心底似乎有无数只蚂蚁爬过，密密麻麻地在沉闷的心口留下奇痒难耐的印记。

自己这十年来殷切期盼着的骨肉团聚的幸福一下子就被妻子堵在了门外。环顾四周，房间里几乎没有了她生活过的痕迹，时间已然改变了许多事情，逸群越想越不是滋味，但旅途的疲惫敲打着瘦削的身躯，于是他回到卧室，重重地躺在床上睡着了。

半梦半醒中，逸群感觉到女儿悄悄地爬上床靠近自己，温热的呼吸徐徐吹在脸颊上，他一把揽过悠悠半湿的头发，嘴角微带笑意，又沉沉地睡去了。梦中，逸群仿佛回到了和石兰初识的那天，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也如电影般一幕幕的出现在梦中。

回 忆

周逸群和石兰是在大学里相知相识的。那时的逸群成绩优异，前程似锦，石兰则温柔娴静，亭亭玉立。

那时的娱乐方式非常少，唯一能够选择的就是每周六晚饭后大学食堂里的交谊舞会，他们就是在舞会上相遇的。

主办舞会的同学在食堂师傅把最后一个盛着食物的大盆端进后厨、吃饭的同学们接近尾声的时候，便开始搬动桌椅布置会场了。他们熟练地将中间场地腾了出来，露出光洁的地板，两个大大的黑色音响分列两侧，一插上电源，音乐声骤然充溢着整个大厅，悠扬的旋律在房梁间回荡。

原本简朴的食堂在音乐声中奇迹般得高雅起来，气氛被熏染得使人感觉如同身临一个真正的舞厅一般。

漂亮的女孩子们挺胸抬头，步履蹁跹，飘扬起美丽的裙摆，随着优美的华尔兹乐曲旋转；男生们也不逊色，翻找出时下最流行的歌曲，自由发挥，花样百出。

周逸群年少时学过小提琴，音乐的熏陶赋予他优雅的举止，肢体良好的协调性更让他成为舞会的焦点，他在人群的中央尽情舞动着，徜徉在舞曲的旋律中。

一张张年轻的脸上挂着热情又轻快的笑容，那是青春的张扬，既美妙又珍贵，像是参加一场少数民族的篝火晚会，活力四射，热闹非凡。

不知不觉，舞场中央的这个青年已经成为了站在旁边的石兰的关注目标。

石兰一直以来对这个才华横溢的青年十分关注，青睐有加。女生们看到男生跳得欢快，不甘示弱，全部跳进了舞场里。石兰也跳到了逸群的

面前。

很快，他们交谈了起来。两个人男才女貌，一见钟情。

最开始的时候对彼此的心意都不确定，只是经常在一起玩，他们会一起坐几个小时的公交车去海边散步，一起在图书馆复习准备期末考试，一起爬山郊游。

随着他们的感情逐渐升温，二人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

逸群是系里公认的学霸，才貌兼得，自然有许多小女生对他心生倾慕，他经常会收到各种各样的情书和纸条，粉红的信笺上用羞涩的笔触写着少女的心事，通常还会摘录有张爱玲的爱情名言或是席慕蓉的诗句，凄婉动人。

自从逸群和石兰走到一起后，他每收到这种书信都会随手放置在一边，有时候被石兰不小心发现了，她也只是笑笑，从不斤斤计较。

学习紧张的时候，石兰一清早就提着热水壶早早地排队等候打水，然后在上自习时默默为逸群倒上热水。

逸群喜欢打球，代表院系参加篮球比赛时，石兰也经常去给他加油打气，递水擦汗。

在熟识之后，逸群更加倾心于石兰的大方动人，他对石兰也很贴心。

七十年代的爱情像芬芳馥郁的白玉兰般纯洁美好，无忧无虑地绽放在大学这张丰富滋润的温床上。不谙世事的青春一旦触碰到爱情摩擦出火花，就攀藤直上，迅速成熟起来。

两年后，他们决定把对方介绍给彼此的父母认识。去逸群家之前，石兰担心逸群的父母不喜欢她，专门买了合适的新衣，剪了新发型，内心像揣着小鹿一样怦怦直跳，惴惴不安又很害羞。

逸群把手覆在她的手背上，让她安心。逸群也很紧张，但更多的是喜悦，他了解父亲的脾性，像石兰这样乖巧懂事的女孩，父亲是从来都是喜欢的。他对儿媳妇也没有别的要求，无非是能孝顺父母，贤惠体贴就可以。

果然，逸群的父亲对石兰感到很满意，和她从赞颂兰花的诗词直聊到

兰花的种植技巧，还特意为她作了一幅兰花图，盖上了自己的名章，送给了石兰。

石兰受宠若惊，逸群哭笑不得地跟她解释，父亲当过教师，酷爱研究古诗，逢人就爱跟人聊两句，高兴了就会赋诗作对，挥毫泼墨，可见父亲很喜欢她。石兰听言就放心了，她一听逸群的父亲是文人，更是敬重有加。

他们的爱情得到了双方父母的同意，顺利地发展着。

拿到毕业证的那天，他们终于获得了解放，石兰羞涩地对逸群提出了结婚的想法。

逸群有些吃惊，他认为工作还没有着落就结婚总归太着急了，他以前一直想等到两个人的事业稳定后再结婚。不过，他和石兰的感情早已成熟，结婚是早晚的事。

虽然他心中有所犹疑，但当他望着石兰期待的眼神时，情不自禁地答应了。

逸群幸福地抱起她在房间里转着圈，大声笑着叫着，仿佛此刻已经拥有了全世界。

由于经济拮据，只有一张双人床，一块瑞士表，一辆自行车，两个人就携手迈入了婚姻的殿堂。那时，他们决定不管未来有多少风雨、多少苦难，都要共同面对，不离不弃。

就在一切顺理成章地发生以后，谁也没有料到，天公不作美，接踵而至的毕业方向无情地打乱了他们的生活。

周逸群收到了英国 W 银行的 Offer，石兰则留在滨海老家的学校教书。

眼看新婚夫妻马上就要天各一方，残忍的现实使周逸群开始犹豫不决。

此时，父亲把逸群叫到房间里，语重心长道：“孩子，去英国工作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一旦错过，你会后悔莫及的。你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好男儿志在四方！不要忘记你以前的志向。”

逸群望着和妻子的婚纱照透露出不舍的神情。

“当年闹革命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服从分配，听从指挥，没半句怨言……”老爷子开始回忆他以前的事，并开导逸群，“家庭很重要，但是关键时候要懂得取舍，等你稳定下来以后，再团聚也未尝不可。不要错失良机，误了大好前程。”

“爸，我知道了。”听了父亲的规劝后，逸群咬牙下定了决心。

“我们周家人做事从来正直磊落。记住，靠自己的能力打拼出一片天地才是男子汉该做的事。”

由于逸群一年只能回家一次，故而和石兰的每次见面都很难得。

犹记得1983年的9月，逸群接到石兰十万火急的电话。

电话里，石兰要求逸群能快点回来，语气非常急促。

“不行，你一定要尽快回来啊。”

“兰，我也很想你，想回去陪你，但这个月我真的抽不出身来，等下个月，下个月我一定回。”

“可是……”

“兰，体谅一下我。”

“逸群，”石兰突然郑重其事地说，“我有很重要的事要和你说。”

“什么事？”

“我怀孕了。”

电话这头的逸群不敢相信：“什么？”

“我说我怀孕了，已经三个月了。”

听筒里传来的声音像是突然把逸群吸了进去，瞬间天旋地转，他在一个奇妙的世界里欢呼雀跃，踏着心脏撞击胸口的鼓点剧烈晃动。

他控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喜悦的泪水在眼眶中打转：“天呐！难以置信，我居然要做父亲了！不行，我必须得回去，你在家一定要注意饮食，好好养胎，等我回去！”

逸群请了假，他管不了那么多了，他即将成为一个父亲，迎接一个新生命的到来，他此刻必须陪在妻子身边。

于是，他当天就坐上了赶回滨海的飞机。

逸群一见到石兰，就开心地用力把她抱起，随后突然想到她现在不易运动，又小心翼翼地将她放下。

他抚摸、亲吻着她微隆的腹部，随着她的呼吸起伏感受着生命的奇迹。这里面有一个小小的生命，是他们爱情的结晶，是上帝赐给他们的礼物，不久这个新生命就会来到人世，然后慢慢长大，陪他们变老。

石兰也因为即将身为人母而感到兴奋，她期待这个孩子的到来能给她的生活带来幸福的改变。

七个月后，在逸群的细心呵护和陪伴下，孩子顺利出生了。当他将孩子轻轻抱在怀里的那一刻，他感觉自己真正长大了。不再是孤身一人，他肩负着对整个家庭，对下一代的责任。

“是个女孩，我们叫她什么？”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就叫悠悠吧。”逸群的脑海中第一时间浮现出这首诗。

“好，就叫悠悠。”

阴差阳错

可惜悠悠诞生后，他们仍旧聚少离多。

这十年来，周逸群谨记父亲的教诲和训戒，努力在事业上拼搏奋斗。

孰料，悠悠的诞生也并未使距离遥远的两个人更加接近，反而成为了石兰独自承受的重担。他们饱受骨肉分离的折磨，逸群也时刻忍受着远游在外的煎熬，同时对石兰心怀愧疚。

对于周逸群来说，果真如钱钟书所写的那样，“出国这段光阴，对家乡好像荷叶上泄过的水留不下一点痕迹”。但他仍旧深切盼望着自己回国后，与妻子能够重燃新婚时如胶似漆的爱情火焰，恢复正常的婚姻生活。

一家团圆后，幸福美满生活的场景也在脑海中想象了无数遍。

没想到石兰对他的态度冷若寒冰，她坚持要和逸群分房睡，说悠悠年幼，晚上一个人睡觉会害怕。

看着单纯可爱的女儿，逸群不忍心拒绝。

独守了几夜的空房后，一天，石兰回到家，带来了她要去海南出差一周的消息。

周逸群的心又受了重重的一击，他不明白石兰的想法是什么，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地回避他，好像是故意的一般。重新团聚后的感情竟比远隔重洋时还要疏远，夫妻二人如隔参商。难道她对自己的感情已经被时间磨灭掉了？

他痛苦万分，打算和石兰好好谈一谈。

晚上，逸群等到悠悠酣然入睡以后便轻声把石兰唤出了卧室。他们走到星光暗淡的阳台上。

逸群心事重重地抽着烟，对石兰说：“石兰，我们需要谈一谈。”

停顿了一会，他又道：“你觉不觉得我们之间出现了什么问题？时隔十年，我好不容易从英国回来了，而你我之间竟然如此疏远。我想问问你是怎么想的？”

他认真地望着夜空下石兰略微憔悴的侧脸。

石兰没有马上回答，而是凝视了一会儿空荡孤寂的黑夜：“逸群，我们分别的时间太久了，可能我一时有些不习惯。”

逸群掐灭了手中明亮的烟头：“我不希望你去出差，我们需要多呆在一起增进感情啊。”

“我们，还有感情吗？”石兰的眼里充满了凄冷。

逸群低下头：“即使你对我已经没有了感情，但夫妻之间的情分还在吧？我们更应该呆在一起，多花点时间找回当初的感觉。”

“我只是想出去走一走，”石兰突然望定了他，“你不在的这几年里，我一个人很累，现在你终于回来了，可以替我分担，所以，我想暂时放松一段时间，希望你能理解我。”

二人不约而同沉默了，沉寂的时间被微风打破凝滞，捉摸不定的晚风卷着寒意飒飒吹来，六月的夜晚居然冷得使逸群不由得打了个寒噤。

然后，他们各自回房休息了。

石兰独自抚养悠悠的这些年确实非常辛苦。悠悠尚年幼，接送、衣食都需要人无微不至地照顾，这些都落到了石兰一个人的身上，长期的孤单无助使她感到心神疲惫，难以排解。甚至有段时间，石兰还经历过前单位处长的骚扰，精神上更是受到恐惧的严重折磨。

想到这里，逸群有些能够理解石兰的心情，也许她真的需要静一静，逸群决定慢慢等待她的恢复。

而此刻的孤单又让他回想起在伦敦度过的无数个寂寞的夜晚，咀嚼起那些难以适应异国他乡的生活，因思乡黯然垂泪的日子，让他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取 舍

《围城》里曾把婚姻比作一座“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而长期异地的婚姻则是一座失去稳固根基的城堡，一旦有任何一方想要冲出去，那么城堡就会如同用沙子垒成一般顷刻崩塌。

石兰如愿去了海南，留逸群陪伴悠悠生活。

逸群反复认真思考了他们的婚姻状态，虽然经历了十年之久，但竟然如同海市蜃楼，虚幻得像一场梦，而今正在慢慢从指缝中流走。逸群想要抓牢飘忽不定的它，修补曾经的缺憾，重新建立起一座坚强的堡垒。

不料两天后，横空而降的一个机遇使他们的婚姻遭受狂风暴雨的无情摧残，摇摇欲坠。

周逸群目前处于待业状态，但是已经有很多单位想要挖掘他，比如美国的F银行，他们已经派人联系到了周逸群，希望他能加盟，去纽约工作。

F银行的外汇资金部的总经理西蒙，是一个老道精炼的中年男人，他似乎对年轻有为的周逸群十分赏识。

他们在电话里约定好了见面。

“周先生，先前略微告诉您了一些情况，我们F银行最近在挖掘全世界顶尖的金融人才，据我所知，您目前是处于待业状态对吧？”西蒙爽朗地笑着，眯起了双眼。

“没错，西蒙。”

“不知您有没有意向到我们银行总部的所在地，也就是纽约工作？”

周逸群一时有些惊诧，稍后迟疑地说：“西蒙，我在英国已经工作了十年，刚回国和家人团聚，实在是不能再离开中国了啊。”

西蒙不紧不慢地倚在座椅靠背上：“哎，这个您不用担心，我们银行容许员工携带家属，而且待遇绝对不会比您先前的单位差。相信以您的工作经验，早就了解了我们银行的具体实力，请您务必要慎重考虑。”

周逸群对异国的生活早已厌倦，如今让他再度前往另一个国家，重新适应新的工作和生活，是一种难以忍受的折磨。况且他现在想要全心全意地去经营自己的婚姻和家庭，不想再背井离乡，风雨飘摇。

虽然能够去美国工作是一个机遇，但他觉得家是他的堡垒，哪里有征战哪里就有堡垒，国家现在是需要他的时候，他又怎么能够为了一家之私而违背以身报国的心愿？

于是他决定考虑一段时间再做决定。

万万没想到的是，出差回来的石兰得知这个消息后惊喜万分，对周逸群重新关心亲昵起来，还一边催促他赶快答应这次的出国工作机会。

午饭时间，石兰又提起这件事，周逸群很认真地对她说：“石兰，我很累，不想再出国了。”

石兰放下碗筷，惊讶地看着他：“为什么？这是多么好的机会啊，对

你和孩子都有好处。”

悠悠看见妈妈的反应，瞪着黑漆漆的双眸不敢做声。

“国外的生活太艰难了，我们待在属于我们的家里安安稳稳地生活不好么？”逸群不耐烦地说。

石兰的脸上显然有了愠色：“周逸群，你在国外艰难，我们就不艰难吗？你三番两次撇下我和孩子去追求你的事业，从来不曾顾及我们的感受。悠悠现在上小学，正是接受西方教育的好机会。我一个人带着悠悠生活，里里外外无人帮衬，为的是是什么？不就是有朝一日能给孩子更好的教育，家人也能过上好的生活吗？”

逸群看到素日里温婉安静的石兰突然换了脸色，心里有些发怔，他放下碗筷，心平气和地安抚她：“石兰，我也是为了我们的家着想啊。你没有出过国，你不了解国外。我……”

石兰听到这话陡地站起来，身后的椅子重重倒在了地上。被吓坏的悠悠哇地哭了，逸群急忙让悠悠回到自己的房间。

“是啊，我不了解。你在外面过着锦衣玉食的上等生活，留我和悠悠在家过苦日子，你又回来嫌我没见识？当年那么多人追求我，为什么我选择了你？就是看中你有前途，现在好不容易熬出头，可以过好日子了，你说放弃就放弃，想过我的感受吗？想过悠悠的未来吗？”

说着，她的眼泪夺眶而出。

“这个事情我们不是早就讨论过了吗？父亲还年迈，怎么能抛下他一个人呢？现在国内的金融业很有发展前途，我回国就是想为国家工作，就算国外再好，毕竟这才是我们的家。而且，重新从一个地方开始新的生活要面临什么样的困难，你想过吗？你如果想让悠悠接受西方教育，可以等她长大点，我们把她送出国去。出国是一件大事，没有万全的计划和准备，不能草率做决定。我们在美国无亲无故，没有人能帮助我们，就算做好了准备，你确定你会习惯那儿的生活吗？悠悠会习惯吗？而且，我已经在国外呆够了，不想再承受这样的压力了。”周逸群说出自己的想法。

“周逸群，你还是这么自私。”逸群知道石兰这些年压抑的情绪，积攒

的委屈终于爆发出来了，他不想说话，只见石兰毅然决然地离开了餐厅，向房间走去。

“石兰，你要干什么？”逸群赶上前拉住她。

“我过够了这种变态的生活，既然你不能给我好的生活，那我跟你在一起还有什么意义，你不答应我们就离婚！”

逸群听到石兰急切之下的这番言语，也受到了刺激，气愤得涨红了脸：“石兰，我在国外过得什么样的生活你知道吗？你根本就不了解这种感受。你对我发脾气做什么？原本我回来是想补偿你的，可是自我回家你就对我百般冷漠，一听到可以出国才佯装嘘寒问暖，你心里还有没有我这个丈夫？”

石兰根本不想听他讲话，挣开他的双手就回到了房间里。随着争吵的结束，悠悠的哭声也渐渐平息了。

人们说，争吵是婚姻的润滑剂。当双方把压抑已久的委屈、不快都倒干净，加以耐心地沟通调和，两个人的矛盾会更容易化解，关系也可以随之进一步升华。

而石兰的这场发泄并没有给逸群留下沟通的机会，逸群认为等她气消了自然就没事了。他回到房间，翻来覆去地思索，衡量这次机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的利弊。

从他的事业的角度来说，他在世界各国的金融界都积累了不少人脉，他从国外镀金回来，工作资历在国内的金融界算是稀缺人才，现在中国的金融业刚刚起步，他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最终的事业还是在中国。而如果去了美国，一切都是从零开始，而且美国的金融界人才济济，全世界顶尖的人才都汇集在那儿，逸群担心自己在那儿并不能够脱颖而出，只会平庸无为。

况且从他们家庭的角度来说，石兰四年前调到北京工作，朋友圈已经建立起来，一切都是轻车熟路，自己虽然有十年时间基本上没有在国内，但是以前积累的人脉还是有的，并且他在国外镀金回来，又有了一个更高的平台，可以结识更多更优秀的人。而去了美国，也是一切从头开始，会

像他去英国时一样，经历很多的困难，文化不同，生活单调，非常孤独，没有安全感。身为一个华人，无论你多么优秀，也是难以融入国外主流社会的。这是他不愿再经历的，也不想石兰和悠悠也经历跟他一样沉重难熬的异国生活所带来的压力。

思前想后，他还是认为选择放弃，无论于他还是于石兰而言都是更加合适的选择。一来他可以有暇对石兰进行补偿，二来不用再调整适应，他们的生活会相对轻松一些。

第二天，他找西蒙声明要放弃这个机会，西蒙错愕的眼神反而让他的心头放下了一个沉重的担子。他累了，只想回家。

然而，待他回到家，等待他的却是空荡荡的房间，石兰带着女儿和一部分物品悄无声息地离开了。

房间里只剩下他一个人。

背道而驰

周逸群没想到石兰竟然如此决绝，他疯狂地到处打听她们的去处，去石兰的单位找她，在幼儿园门口等悠悠放学，想要挽回他的妻子和女儿，而石兰却像变了一个人一样，态度坚定，不给逸群留任何余地，他的精神濒临崩溃。

也许多年的分别早就将爱情消磨殆尽，只剩下一副责任的空壳，又也许石兰的决绝是在长久的孤独和畸形的婚姻中形成的，她在经历过无助的痛苦后将对婚姻的留恋和坚持狠狠地摔在地上，在心底否定了成千上万次。

十年的时光足够让她对这个男人由最初的一见倾心到后来的牵挂惦念。随着时间的流逝，惦念逐渐被拉扯成一份遥不可及的盼望，盼望着盼